

“文学进军”
征文 第九季

张李之章

黄丹丹

在位于张李乡的张马沛堤上,我驻足于“林海”,倾听林间枝头那如洗的鸟鸣。一只短尾白腹的鸟从一株大叶白杨树的枝头飞起,在我的头顶上盘旋,随即飞离。良久,我才从那虚空处收回目光。之前,我的一位车友在朋友圈里发了自己在沙滩上驾驶越野车的霸气视频。她特意对我说,拍摄地是在寿县。不问我也知道,那肯定是张李乡淠河湾的金沙滩。我在张李乡党委书记陈多田的朋友圈里,得知这是他们对外重点推介的旅游休闲场地,那沙滩有着“安徽马尔代夫”的美名。

我已关注陈书记朋友圈数年,发现他的朋友圈如钟表般精准,每天清晨五点半,他的朋友圈准时开始营业。他在朋友圈里晒的美景都是张李乡的景——淠河湾金沙滩、林海、花海;他在朋友圈里晒的娃,都是张李乡村民家里升学的、获奖的、进步的孩子;他在朋友圈里晒的美食,是“饺欢天”的饺子、淠河湾的甜瓜、板栗、冬桃和瓜蒌;他晒幸福,晒的是张李乡和谐的婆媳关系、和睦的家庭氛围;他晒宠物,晒的是淠河湾的皖小白鹅和散养在林地里的溜达鸡……

他“晒”的这些内容,深深地感动着我,也激励了我,他以毫不掺假的热情,为张李乡的发展鼓与呼。我从他朋友圈中,看到希望,看到光亮,看到人性中美丽与璀璨的光,这是利他者独具的光芒,更可贵的是,这光芒映照周遭,并吸引周围的人如他一般,放出自己的光芒。

我想起陈多田在朋友圈里发过的一条顺口溜:“家门口有活干,不出村有就

业,带好孩子种好田,一天能挣二百元。”昔日常在水患与旱灾夹击下的油坊村村民,从凑合着活的庄台人家生活模式,转换成了鲜花簇拥、安居乐业的欢乐颂。在这里,我忍不住要说一说庄台。沿淮地区,有一种被称为“庄台”的奇特村落。它们四面环水,形状规整,地基很高,很像一口倒扣在水面的碗,屋舍建在平坦的碗底里。庄台本是一种临时的防洪工程,通过人工垒起台基,或以天然的高地为基座,在洪水来犯时,供灾民躲在上面避难。后来,人们嫌一次次携家带口上下庄台太折腾,便干脆在庄台上砌起正经房子,扎下根来,于是,昔日的水患频繁处,便有了这种独特的民居模式。

张李乡便是频遭水患之地。张李乡位于寿县西南部,西临淠河,北靠淮河,因地势低洼,既有内河之涝,又有外河之汛,乡民历来为水所困。当地老人说起当年所遭的罪时,说起这样一句在当地已近失传的顺口溜:“淠河湾,不用粪,三年两载大水闷”——意思是,这里的土地常受水淹,大水漫灌田地,在吞噬庄稼的同时,其实也会让土地变得更加肥沃。我想,这也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种妥协吧。

为了减灾增收,张李乡的乡民就在修筑的堤坝上栽种林木,遇到水患时,树木比庄稼更有耐力一些。文章最初,我提到的那只短尾白腹鸟所栖息的地方就是乡民沿堤种树造出的林海。大大小小的树林,遍布张李乡的河坡洼地与40里长的防水堤坝周围。初秋时节,行车

在张李乡境内,霜染的林木间赭红金红与深绿交杂,大自然将这斑驳的色彩涂抹在人间,令我感到的不仅是视觉上的愉悦享受,更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奇妙感触。林木看护的大堤,更加坚固,河流在人们为之养护畅通的河道里心平气和地流淌。

乡民们为了增收,在林间套种土豆、红薯等农作物。“淠河湾,不用粪”——这些不用催育的食材保持了它们天然的品质,有了健康美味的好口碑,加之又有陈多田这位网红书记为首助农团队的打造与宣传,在外打出响亮名号的不仅是张李乡的粮食、瓜果、蔬菜、禽类。甚至,张李乡的村民还在林地里养起了蝉!蝉的幼虫俗称“知了猴”,张李乡的林地为了“知了猴”的生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年来,随着“知了猴”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不断被人认知,市场对“知了猴”的需求也快速增加了。张李乡党委、政府抢抓机遇,大力推进“知了猴”人工养殖,为农民持续增收提供了产业支撑。想象着夏夜的张李乡淠河湾,成群结队的乡民在茂密的林海里,手电筒在林地扫射的光柱与头顶上的星光遥相呼应,那场景真是浪漫又玄幻。当然,这只是我作为一名局外人的遐思。对当地的村民而言,类似于此的“浪漫”乃是铺垫他们走向更美好生活的砖石。

若以飞鸟的姿态盘旋于张李乡的上空,便会发现,葳蕤林木掩映的这片土地上,有无数悠悠小径,密密匝匝地延伸着、交错着、互通着,它们通往外界,又指向人心。

父亲的小暑

魏有花

小暑,如同一位温婉而又坚韧的旅者,悄无声息地踏过季节的门槛,带着一缕温热的风,一缕即将成熟的稻香,轻轻拂过田野,也拂过了我心中那片关于父亲的记忆之地。

在我的记忆中,小暑这天,父亲一大早就踏上了那片他挚爱的土地。晨光熹微中,父亲的背影显得格外高大而坚毅,仿佛是大地上的一座山,默默承受着岁月的风霜与雨露。他手中的锄头,在晨光中闪烁着金属特有的冷冽光泽,每一次挥动,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情的告白。

小暑时节,杂草疯长,它们似乎也在争抢着这短暂的生长期,企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分得一杯羹。但父亲怎会让它们得逞?他弯下腰,一锄一锄,细心而精准地除去每一根杂草的根部。“除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也是他对农耕智慧的总结。

除完草,父亲开始围着地边查看,提前做好排涝准备。小暑时节,雨水增多,如遇连阴雨,田间地头常常积水难排,这对庄稼的生长构成了威胁。父亲深知排涝的重要性,他手持铁锹,仔细查看每一处可能积水的地方。一旦发现,便毫不犹豫地开挖排水沟,确保水流能够顺畅排出。拾掇完毕,父亲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那是一种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和驾驭的智慧之光。

小暑之后,庄稼进入了快速生长期,对养分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时,父亲总会趁着雨季为庄稼施肥追肥。他精心挑选肥料,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均匀后,再均匀地撒在田地里。每一次施肥,都是在为庄稼播下希望的种子,期待着它们能够茁壮成长,结出丰硕的果实。

父亲在施肥时总是那么专注而认真,他的脸上洋溢着期待与喜悦。他说:“肥料是庄稼的粮食,只有吃得饱、吃得好,才能长得壮、结得实。”他的这番话,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农业生产的艰辛与不易,也让我更加敬佩父亲那份对土地的爱与执着。

做完了这一切,父亲像是打了一个大胜仗,舒心地笑了。整个伏天,庄稼会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茁壮成长,一直出落成秋天的样子。

每当我站在田边,望着那片绿油油的庄稼和父亲忙碌的身影时,我的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那是我对父亲深深的敬意与爱戴之情,也是对这片土地无尽的感激与敬仰之心。

父亲的小暑,是勤劳与智慧的结晶;是汗水与泪水的交织;是希望与梦想的起航。在这个充满生命力的季节里,父亲用他那双勤劳的双手和那颗坚忍不拔的心,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美丽而生动的田园画卷。



夏日的飞翔

丁宇

那首从前的歌谣,渐渐在季节的轮回里变得缥缈而遥远。曾经熟悉水域中的呼唤,如今已难以聆听。往昔的日子,被阳光晾晒成幸福的往事,珍藏在心底的角落。

是谁在寂静的夜,吹起那悠悠的短笛?将昔日如丝线般的温柔轻轻撩拨。于是,树梢上的鸟语也变得婉转多情,让人沉醉其中,迷失了最初回家的路。

不小心打碎的瓷器,那清脆的破裂声,犹在命运的骨骼深处隐隐作痛。被月色温柔笼罩的梦幻,早已如藤蔓般生长,编织成关于夏天的动人情节。

澎湃在内心的旋律,从未停歇。那被时光漂白的衣襟上,依然残留着音乐的芬芳味道。这旋律,一次次地叩响心灵的门扉,敲击着蛙声氤氲的美妙景致。

在村庄赤足的舞蹈中,最初的握别始终无法掩饰。灵魂,总是在悠扬的琴声里,被回忆一点点地弹拨和切割,那深深的印痕,是岁月留下的痕迹?

拾阶而上的意境,悬挂在渐行渐远的风景之中。而那渴望的飞翔,在迎面而来的雨季里,伫立成一种令人仰望的高度。

或许,我们都在时光的洪流中漂泊,追寻着那些远去的声音和消逝的身影。但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内心的旋律和美好,都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前行的道路。哪怕风雨兼程,那份对美好的向往,也会支撑着我不断飞翔,飞向那更高更远的地方。